

## 梅花记(下)

□马国福

问题来了，南方的冬天湿冷，北方的冬天干冷。我家里开了地暖，梅花会不会因此而水土不服？会不会因为吹不到寒风披不上寒霜喝雪而因此黯然销魂？会不会因为接不到地气而抱怨人性让花骨朵干枯？越想越担心，越想越揪心。

家里东南阳台角落里有一个实木的花架，高度刚好够到窗户底框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抱起梅盆放在花架上。我的胳膊疼的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，腰也倍觉难受。我轻轻地解开了梅梢上的绳子，并打开窗户通风。想着让室外的寒风慈悲地光顾这孤独的梅花，实际上梅花也不孤独，花架下我养了三角梅、竹节、海棠、君子兰、菖蒲、石竹、铜钱草等。

有几朵将开未开的蜡梅如婴儿即将睁开的眼睛，它们洁净纤毫不染尘，淡淡的幽香如婴儿肉体那与生俱来的体香。还有的花骨朵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如一个心细的游子给远方的亲人快递珍爱的礼品，意恐路上被摔碎，一层又一层，不放心再包上一层，直到把礼物包得严严实实，才放下心来，心满意足地畅想着远方的亲人收到这礼物后的喜悦和欣喜。密密麻麻的梅骨朵仿佛集体陷入一种深长的梦境，恬淡平和，不急不躁，等着寒风的利剑送来报春的军令。如果有一天，风掌握它的密码，一层层打开这些蜡梅的包袱，我们会看见比黄金还金黄的心：这些香来自梅花树的那个关节哪个穴位哪个器官？我们肉眼看不出它幽暗深处的光亮和喜悦，而香气是它的血液，在树皮下的纹理下流动，这是一条细小的香河，河网纵横交错，输送着金光和美德。

人对植物的依恋如同对最欣赏最亲近的人的依恋，很大程度上这种依恋有一种恋母情结。因为植物都有母性的气息和光辉，它们来自土地和自然，一生都在给予，而我们的母亲也如同植物，一生都在忘我给予。所以母性的光辉中就有植物的清凉幽香淡淡。

每天早上起床，我顾不上洗脸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客厅阳台看梅花是否有了一丝新的变化和动静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一星期过去了，梅花仿佛在和我赌气。它纹丝不动：谁让你把我搬进有地暖的房子？我就不开，我就自绝自闭。我就要回到有寒风冰霜的世界，你看着办吧。

眼看着开始鲜黄的花骨朵一天天变枯黄，我忧心忡忡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迟早有一天就要枯死。美，最怕的不是等待，而是不被懂，被辜负。怪不得张爱玲说：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人与人如此，人与植物何尝不如此？

内人数落我说蜡梅本来就应该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地方，而你非要把它搬进室内，你这不是对它好，而是对它的害。这个常识我懂，我只是想和这些植物保持灵魂密友的关系，时间长了植物会教诲一个人不争。如果不信，你看看我们周围世界的人，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，十有八九是与外界不争或者不屑于去争的。正如老树的一句打油诗：无非过云楼，此生只向花低头。

如果再这样让梅花在室内生长下去，这注定是悲剧的美学。不能眼睁睁看着梅花就这样和我由知音关系变为对峙关系。这是梅花的叛乱与革命。它要突围，我必须给它活下去的尊严。我想了想，我去年买了一盆腊梅移栽到了楼下单元门口，竟然活了，虽然夏天的时候，被除草师傅的除草机割伤了根部的皮，但今年还是开了很多梅花。内人说我买花栽到小区是一种救赎，因为我经常剪小区里的月季、南天竹、茶花、红梅、樱花等带到家中插花。

每次喝酒或者不喝酒回家，遇到小区的保安兄弟，我都会发好烟给他们，很多次整包都给他们。他们对我很好，好多次我酒喝多了，他

## 心窗片羽

们帮我拎东西上楼或者送我上楼。我妈经常教导我：“小人情买转大地方，对人真诚一点”，人家都会对我们好。我妈没有文化，她也不懂得刻意钻营和他人拉关系，无非是保持做人的本分和天性，天性使然，修路渡己渡他人。

1月4日，我想到了物业的保安兄弟，我留有他的电话，请他帮忙和我一起把梅花移栽到楼下的空地里。他很乐意地答应了，不到十分钟他推着一个小推车来到我家门口。他真是有心人，我让他带把铁锹他真带了。平时我烟抽的很少，我给了他一整包好烟，他不收，在我的再三请让他接受了。我们一起把沉重的花盆放在推车上运到楼下草坪里空白的地方。地方也是他帮我选的。

他用铁锹挖坑，由于小区里的土质不是很好，我准备了一些肥料，他挖下去一层，我撒上一点肥料，直到挖出脸盆大的坑。把梅花从花盆里分出来实在是太费劲了。我小心而又用力地往上提树桩，他一点点挖槽。梅花的根实在是太结实了，不是花盆包围了它，而是它如一个钳子牢牢地钳住了花盆，甚至可以说是咬住了花盆，颇有“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气势。师傅每铲一下，花骨朵就会掉落很多。我不停地啰嗦：“轻些，小心些，不要让花骨朵再掉了”实际上我的啰嗦提醒是徒然。如果不用力，梅花不可能从密实如城墙般的花盆里移出来。

师傅满头大汗，衬衣领子都湿了，梅花终于从盆里提了出来，密密匝匝的根系如鸟巢。几百个花骨朵已经掉落了一大半，看着那些掉在地上的阵亡的花骨朵，我的心仿佛被铁蹄轮番践踏，后悔、心疼、不舍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买简易塑料花盆的梅花，回家一把提出来就可以载到楼下。

我们合力如移动一件易碎的瓷器一样，把梅花载到挖好的坑里，然后我用脚踩实了坑，在梅树周围用土拢了一个稍微凸起的圈以便收集雨水。

一盆梅花经历了从地下到高处，再从高处回归到低处的波折涅槃。由于根系受损，我不知它多久才能恢复元气活过来，心里默默祈祷它坚强，给它起了外号：梅坚强。默念着：梅坚强梅坚强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不要辜负我，要活过来啊。

此后，我隔三岔五在早上上班前去看望它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我感觉它要抛弃我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死心。

春节前我请好了回青海探亲的15天假，我想着等探亲假满回来后它会好转的吧。

人算不如天算。春节从武汉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。为了控制疫情，钟南山院士呼吁公民取消外出，宅在家里。形势超乎想象的严峻。正月初二我取消了回青海的往返机票。为了控制疫情传播，国家延长了假期，原本正月初七上班的延长到正月初十。我从海安岳父家回到南通的家后，惊喜地发现，那棵梅花树终于活过来。它终于从坐禅不语不闻不问的禅修状态中走出来了。好几朵花骨朵都盛开了，如一个邮差从他的包里掏出一封封信，等着收信人欣喜阅读。那一刻，我真有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抱头痛哭一场的冲动。

那段时间每天夜里都有霜，或许是霜的佛性点化了自我封闭的梅花。霜落在梅树上，如一层层薄薄的袈裟，袈裟在身，慈航普度。梅花感应着这份召唤，寒风如打铁的匠人，一次次抡起无形之锤，锻打梅的筋骨。梅在漩涡里，霜的漩涡，风的漩涡里，苦难的漩涡里，自省自修他修，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自我革命，突围，用一脉幽香给春天寄出了情书和钥匙。



## 不想出院的老太太

□文彦

3床黄色信号铃顽强地闹。护士喊工人老王去瞧。老王啐一口，恨恨站起。走廊最里间，瘦小老太太靠着枕，眼睛锥子般，仿佛要给人戳几洞洞。“护士呢？我要找护士！”

“护士忙，你有事先和我说。”老王精明，各色人等，给什么脸色，用什么语气，分毫不差。

“我要找护士！”老太捶床撒泼。

老王大吼：“闹啥？医生护士

就管你一人呐？你病早好了，赖着不出院，天天折磨医生护士，连儿子都不待见你，你能的！”

老太太在护工手下打不了胜战，他们是临时工，拿菲薄工资，光脚不怕穿鞋，没医生护士那般顾忌，硬的硬来，软的软来。老太太认怂，身子一滑，溜进被窝，重重一翻身，侧向里间，被子下小小的，几乎不见，唯一头灰白乱发显示着她的倔强。

晚间，儿子来了。头发稀疏，仅

## 油菜花

□毛文文

在你身上占卜  
蜜蜂在花粉里抽签  
菩萨一样不说话  
甜蜜，死亡，爱  
含在口中，我知道阳光

随意挥洒着惬意  
在这里，听从你的召唤  
屏神吐纳、触摸  
每个细胞都充盈着光阴

## 伪装

□郭丽霞

早晨起来，发现镜中的自己白发又多了，尤其是两鬓和头顶，不知白发为何生命力如此旺盛。春节前是染过，但已超过了两个月，它们又如雨后春笋般茁壮生长起来。无数次沮丧，无数次调整心态，无数次下定决心不再染发，可最终还是无数次在自己面前败下阵来。唉！无数次无奈的叹息！

前段时间因疫情宅在家里，也没敢出去理发，眼见着春暖花开，出门的人多了，美丽的诱惑面前，心里痒痒的。可长了两个多月的头发又长又凌乱，便下决心出去理了个发，当然是全程戴口罩的。当理发师给我洗好了头，将头发胡乱向后梳好，让我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的时候，我真是又羞愧又沮丧，真想一辈子不理发了，镜中的女人若是一个演员，演一个底层的老娘，那头发不用再费心整理了，很多的白、灰白，染发褪色后的枯黄，想象一下秋风中的枯草吧，此刻镜中的女人就是这副狼狈模样。

不仅头发如此难看和可悲，那张脸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，曾经的瓜子脸，变得像是嵌入了哈哈镜里，又大又肿，瓜子的形状倒了过来，放大了，变成了一张倒挂的茄子形。还好有口罩做掩护，别人看不见。

开始理发了，一撮撮白的灰黄的头发，如秋风扫落叶，簌簌掉在披在身上的围兜上。理发师问

剩了一圈。他被护士长截住谈话，背弓着，头微微前倾，形状可怜。回到母亲身边，坐下，用一双阴毒的眼盯着母亲，良久，问：“你到底什么时候出院？”老太太避开儿子眼睛。“两个月了，人家医院又不是疗养院，你以为这你家？”老太太头扭到一边。儿子凉凉一笑，“你放心，小玉搬走了，那个家呀，现在都是你的，我也都是你的。回吧，别闹了！”儿子笑着，老太太哭了。

## 紫琅诗会

善解人意的油菜花啊  
你把春天采来的花篮子  
装满一串串  
小铃铛一样的心跳声

## 玉兰一瓣

想反正戴着口罩呢，就当自己隐身了吧。一阵风吹来，迎面过来两个合骑一辆电动车的女人，一个说，瞧这个老太太穿得这么年轻……

围着广场跑步的不止我一个，路上的行人也不少，但愿不是在说我。

跑步结束进小区门的时候，遇到一熟人和我打招呼，我一开始没认出来，因为她戴着渔夫帽和口罩呢。对呀，我去年不是买了一顶大帽檐的渔夫帽吗？赶忙找了出来，很好，比运动帽好看多了，戴口罩时，将耳旁少许黑发，用口罩带子压住，不让风吹起，这样白发不见了，下午出门骑车就这么装扮。

白色的渔夫帽，粉色的运动风衣，白色的运动鞋，白色的赛车，我以这样的装备出现在生态公园，追上了前面几个散步的中年男女，当我从他们身边超越而过时，身后传来这样的对话：

“发现没有？现在的男孩女孩很喜欢骑车的。”

“是的呢，现在的年轻人对骑自行车很是热衷啊，骑着还真是拉风呢！”

“你也买一辆骑骑！”

“有点不好意思呢，哈哈，都一把年纪了。”

“一身运动装备，反正戴着口罩，谁能看出你多大年纪啊！”

……

前后就我一个人在骑车，我躲在那张伪装底下，忍俊不禁，心情大好。

独立寥廓

柯豪

紫琅诗会

玉兰一瓣